

陈亦武 著



后进分子

这个集子，内容多为蒙童生活。

它们有些芜杂、纷乱，

但总算没有失却真实。

虽然是个人生命的碎忆，

却多少保留着一些时代的痕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后进分子

H O U J I N F E N Z I

陈亦武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进分子 / 陈亦武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95-2414-3

I. 后…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674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65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这个集子一共收录了近五年来我写的四十七篇文章。内容较多涉及自己入小学后的一些课内课外生活。它们有些芜杂、纷乱,但总算没有失却真实。虽然是个人生命的碎忆,却多少保留着一些时代的痕迹。原先拟名为《拾碎》,觉得不好,数次易改,最后采纳刘春先生意见,定名为《后进分子》。出版成书过程中,得到刘春先生,黄崇森、王孝稽等友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又蒙周功清弟不吝提供多幅旧日的照片,给书稿增加了意趣。在此表示谢意。

陈亦武

2012年3月15日

目 录

第一辑 入学散记

1

- 3 七岁破蒙
- 6 包书皮
- 9 藻溪小学
- 11 上学印象
- 15 语文书
- 18 天天读
- 21 一九七三
- 24 考试

第二辑 学军支农

27

- 29 红小兵
- 31 军体课
- 34 “三防”教育
- 38 防空壕
- 40 拉练
- 45 积肥

第三辑
吾忆吾师

49

- 51 班主任
- 55 Z校长
- 57 L老师
- 59 C老师
- 61 J老师
- 64 教师吹打

第四辑
学间课后

71

- 73 人仔书
- 79 老小学电影
- 86 花会仔
- 91 屁趣二题

第五辑
往事钩沉

97

- 99 家庭成分
- 103 破四旧
- 108 领袖像
- 111 游行
- 114 宣传标语
- 118 忆苦思甜
- 121 公审大会

第六辑
两派硝烟

125

- 127 “红造”“四总”
- 131 曾呈语
- 133 不准革命
- 138 广裕生

第七辑
家亲缅怀

141

- 143 我的小太爷爷陈瑞伍
先生与同善社
148 我的爷爷陈孝先先生
154 母亲周年祭

第八辑
野味杂陈

161

- 163 钓鱼琐记
185 夏饮四题
197 水烟筒
203 搭客自行车
209 老家糕饼
215 做炮张老大
221 无患子树
225 字纸炉
228 鼎

第一辑——入学散记



七岁破蒙

包书皮 藻溪小学

上学印象 语文书 天天读

一九七三 考试

七岁破蒙

1969年的秋天，我在家里大人没有任何提前告知和自己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的就在老家的藻溪小学报名入了学。这一年，我虚龄才七岁。

依稀还记得当时的情形：那一段时间，我才刚刚开始换乳牙。下面的一颗门牙松动好几天了，后来又渐渐稳固起来。父亲说这样不行，要我自己不时去摇动它。那一天他见我的牙齿已经很松弛，差不多该脱落了，便用他的手指摇一阵，拔一阵我那乳牙，结果还是没有弄出来。我竭力忍住疼痛，眼泪不听话的一颗一颗顺着脸颊掉下来。父亲不忍心再下手了，赶快让姐姐找来一条缝过被子的白球纱，用球纱绕上我的乳牙一圈并打上结，乘我不备的时候猛一拉，那乳牙就随那球纱被拉出来了。我定睛一看，那被拔下来的乳牙下端还沾着通红通红的血呢。这时候，姐姐用舀水的竹筒打来清水让我漱了口，之后带我来到后院，让我站平双脚，嘱我将拔下的乳牙扔到了屋顶。老家传统的风俗认为，上牙往下长，应向低处



作者(左)与邻居小伙伴
在蕰溪小学教室走廊前合影

扔，下牙朝上长，就要往上抛。还要求拔牙、扔牙时取立正姿势，以后牙齿才会长得美观、齐整。不知现今的孩子换牙有没有还依照着这样的旧俗进行。

正当我拔完了牙，母亲匆匆放下手头上正在做着的缝纫活，从前屋来到后屋，对父亲说，谁谁谁的孩子已经去小学报名了，是不是让我也去报了。父亲先是静默了一阵子。过后才说，也让他去吧，免得在家里顽蛮。

我站在旁边傻傻的听着俩大人的说话，也不知道他们说的这报名和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对我将来的一生有多大的实质性影响。

报名是姐姐领着我去的。注册收费一至三年1.2元，四至五年1.5元。

报名后不知过了多少天，我又是在姐姐的带领下到了学校。一年级新生一共有三个班，我记得自己是被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一位女教师带去并安排给座位的。新生进入教室，家长们便簇拥在教室的窗外或门口看。我坐在里面，眼睛却朝着窗外觑，生怕姐姐丢

下我管自己走了。因此教室内老师说些什么话，新同学如何胆怯，如何捣蛋，如何突然间嚎啕起来，俱全一点也不知道。倒是回得家来，姐姐在向家里大人作情况汇报时，才渐渐弄清楚了老师要求做什么做什么。

那一天是第一天上学，街道上的与乡下来的同学两极分化特别严重。街道上一些家道好的同学背着新书包，穿着崭新的高筒水靴，打着新雨伞，全身从内到外的新衣服，并且书包内还放着红蛋、葱、蒜和用竹筒盛满的熟乌豆。据说，红蛋寓意智慧、吉祥和美好，葱谐音聪明，蒜表示能算，竹筒盛乌豆，意指读书作文流利，犹如乌豆从竹筒内倒出时那样畅通无阻。

乡下的同学就显得寒酸了。有的赤着脚，一身破破烂烂的旧衣服。个人的卫生也不好，头发里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气味。没有书包，书是卷在一条方形的花布巾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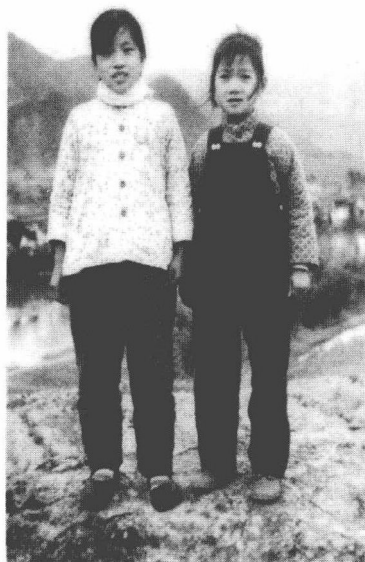
我呢，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一部分了。没有新衣服，却也穿得干净、整齐。没有新书包，却有一只粉红色敞口硬塑料袋，袋外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时髦标语。没有专用的文具盒，便用我哥哥从保健所讨来的一只空药水瓶替代，放上一支使用过半的旧铅笔，一把折合小刀和一块橡皮擦刚刚合适。母亲给我煮了一双鸡蛋。这是因为她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吃鸡蛋，免得到时候我看到别人吃鸡蛋时眼馋。至于为何也不在鸡蛋的外壳涂一涂那红粉？并非母亲疏忽，确是当时整个家庭对我的学业并不怎么的寄予期望。这也不是我资质愚钝之故，归根结底的原因是知识曾经给这个家庭带来过了太多的不幸！那段日子里，父亲的嘴上时不时就会念叨着东坡的一首自嘲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偏偏是想聪明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聪明起来，想愚鲁的却又一下子傻呆不掉。就这样，我开笔破了蒙。

包书皮

一年级新生报名后领回来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那年代虽然不怎么看重读书，人们却很是爱惜新书。爱惜新书的具体表现就是给新书包书皮。但是，同样是包书皮，我认为这里面又可以分为粗略型的与精细型的两种。

我当时的新书都是姐姐替我包的书皮。采用的纸张是旧报纸。记得姐姐先是分别用新书在旧报纸上比划一阵，接着根据书本的厚度和大小的需要裁下报纸。包书时，将新书端端正正地放在裁下报纸的正中，对准书脊在报纸上下折进部分用剪刀各剪两刀至书脊外沿，折进剪下部分的报纸，由书脊掩住。随之顺着书的封面、封底往内折叠报纸。折叠好了，用手掌将书皮抚平。为了防止翻书时报纸松开脱落，姐姐掏来一点母亲裁缝用的糨糊，在折进报纸重合的地方固定粘牢。做完这些，书皮算是包好了。但姐姐怕我分不清新书那本是语文那本是算术，就又亲手研墨请父亲在书皮上用标准的柳体字书写了科目、年级和我的名字。



二年级以后，我开始学会了自己包书皮。每学期开学，我一旦领到了新书，就回到家里先给新书包上书皮，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以后很久很久。

当然，我包的那些书皮纯属是比较粗略型的那种，别的一些人包书皮就比我体面讲究多了。

首先，他们包书的纸质好。理想的包书纸一般采用旧挂历，挂历的纸张厚，光洁度高，背面洁白无污染；次之选饼花，饼花是配在月饼上的包装纸，若干的小饼花串在一起就是一张大画片，包书选用这种画片也很适合，纸张够大，韧性也强；再次就是牛皮纸，牛皮纸的观赏性差了一点，但结实、耐久。

第二是他们包书的技术性要求高，过程复杂。包书前，他们先要按照书本的厚薄大小，用尺子反复比量测算之后才好裁纸。包书时，也不是简单的将包书纸折进拉倒，而是先在上下折进的部分从里向外斜着剪到底，剪出部分翻到外面折三角，再折回里面，折出的三角刚好包住书本的上下角，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书本因经常翻动而卷角。如果要求再高一点的话，那折出的三角还必须是等边三角形，要熨帖结实，不可歪斜松散。

尽管我的包书纸从来都比别人粗劣，所包的书皮也没有别人那般的精致、考究，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就是在长期不断的包书皮过程中，浑然不觉的让自己的灵魂给侵入了一种魔障。它让我一生一世与书与文字交缠纠结，怎么努力挣脱都仍还是一种徒劳。

藻溪小学

藻溪小学是一所古老的学校。它跟我长仁陈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我的小太爷爷陈瑞伍创办“平阳县公立公是两等小学堂”，自任校董，特聘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陈毅甫为堂务主持。校址设在藻溪过桥戏台宫，俗名“过桥宫”，即解放后的藻溪粮食管理所粮仓旧址的东边。因创办于光绪三十四年，取“光绪”闽南语谐音，简称为“公是学堂”。公是学堂初创之时，规模初具。由于是时任平阳县南港地区自治会董事长的我小太爷爷陈瑞伍义办，具有很高声誉，各地有志求学的少年闻讯纷纷前来。学生除来自当地近郊外，还有宜山、乌石岭、矾山、南宋、蒲门南坪等地，经录选入学，分高、初两等，课程设置齐全，教员教学有方，学生求知心切，遂酿成了良好的校风。

清光绪三十四年间，原平阳县管辖地区仅有五所公立两等小学，四所设在昆阳万全、北港等地，江南和南港地区只有一所公是学堂。当年经过温、处省视学范晋和平阳县劝学所总董王理孚视察后，对公是学堂办学精神颇加钦佩，并作出公允的评价：“查此学



藻溪小学瑞灵宫旧址 周功清 摄

堂学科完备，教授得法，校风亦整肃可嘉，因经费无多，开支颇能俭约，所惜者堂舍狭窄，一切布置不能如法耳，经学钟点过少，亦宜照章增加”。

1911年，我的小太爷爷陈瑞伍因身兼数职，难于顾全多面，辞去学董之职。1924年，按县颁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学校改名为“平阳县立公是初级小学”。期间，我爷爷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专修科毕业，在灵溪吾南高等小学教英文数年后，于1927年回乡任这所学校的校长。

1949年全国解放，我父亲正值高中毕业，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便自食其力，先是到马站的一所小学当一名公办教师，几年后，调回藻溪小学任教。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成分不好的教师实行回避政策，父亲才被调离藻溪小学到了乡下的一所叫蔗岙小学的完小任教。

于是，从我的小太爷爷开始，到我爷爷，到我父亲，我家的先辈们与藻溪小学已经缘结了整整三代。如若不怕惭愧再计入以后我在这所学校里滥竽充数的那十来年，便真真的是四代之缘了。